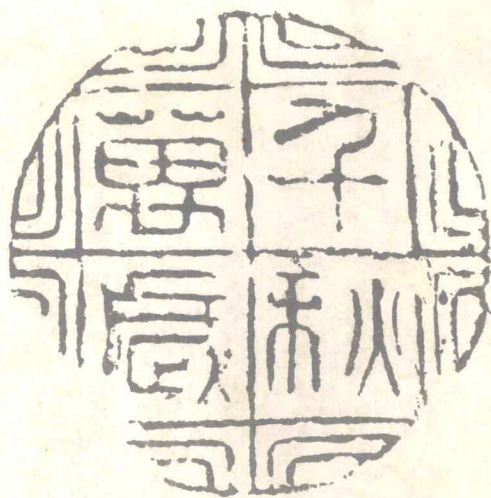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叢書

先賢傳記叢刊

表率羣倫的林超先生

— 傅森 林 —



近代中國出版印行

表率羣倫的林子超先生

——  
林 森傳

朱 西 寧 著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 表率羣倫的林子超先生

——林 森傳

定價：新臺幣一三五元整  
美金五元整

著作者：朱 西 寧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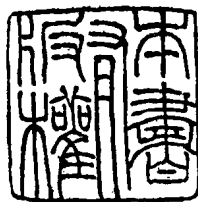
總經理：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

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鑄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著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謹序

# 表率羣倫的林子超先生

——林 森傳

## 目 錄

|                   |    |
|-------------------|----|
| 插 圖 .....         |    |
| 一、楔子 .....        | 一  |
| 二、天地為憑 日月為證 ..... | 九  |
| 三、海上有仙山 .....     | 一〇 |
| 四、此情無絕期 .....     | 二七 |
| 五、大夢我先覺 .....     | 四一 |
| 六、誓將掃蕩虜 .....     | 六〇 |

七、春來發幾枝……………七二

八、海上生明月……………七九

九、野火燒不盡……………八八

十、日月重光時……………一〇五

十一、維民建國日……………一二〇

十二、春草明年綠……………一三八

十三、羈危萬里身……………一五五

十四、雲日隱層闕……………一六八

十五、紀石功名立……………一八九

十六、股肱惟輔弼……………二〇四

十七、襟虜忽猖狂……………二二〇

十八、撫轡更招憂……………二三八

|                    |     |
|--------------------|-----|
| 十九、提劍鬱匡時           | 二五八 |
| 二十、萬世仰聖功           | 二七五 |
| 二十一、巨川何以濟          | 二八一 |
| 二十二、垂衣天下治          | 二九五 |
| 二十三、持衡臨萬姓          | 三〇五 |
| 二十四、叱咤風雲生          | 三二二 |
| 二十五、何勞歌大風          | 三三七 |
| 二十六、峨嵋岫初出          | 三五六 |
| 二十七、願將無限澤 霑沐衆心同    | 三七〇 |
| 二十八、後記（民國七十年九月二十日） | 三八〇 |
| 附錄：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 三八八 |

# 表率羣倫的林子超先生

——林 森傳

## 一、楔 子

臺北市總統府前，景福門內，是我鄉居進城十九皆要經過之地；每逢走這裡，必是不忘瞻仰那一尊矗立于晨曦初昇，儀型百世的造像。而瞻仰之餘，又莫不緬懷，自喜有幸會受這樣一位不朽的大賢兩度親注慈撫，真的要說是十世修來的大緣分。像這樣終生不忘的軼事，自是一定要着以筆墨，爲我平生極難得的殊榮，尤其是曾任民國元首十二載，足爲萬古楷式的一位聖哲，留下吉光片羽，昭之日星，以供國人懷思。

民國二十五年我十歲，隨母遠赴南京陪送六姊于歸，寄寓金陵神學院二叔家中。二叔跟前的兄弟携我出遊，古蹟名勝多走遍了。自幼我便性喜看書和畫畫，青川哥哥和雲錦姊姊應我所請，領我逛了書店街的朱雀路，還觀賞了一回國府路國立美術陳列館的全國聯合畫展。

在一家書店看書，雙手抱着厚厚一本意大利童話集，正自『一批笨人』看得忘我，却被青川哥哥扯了又扯，低聲告訴我說：『快看快看，林主席！』

想是遠在天邊的星斗，舉首可見，怎可以就在這樣一家書坊裡？一時詫異的驚視着青川哥哥，不明白他說的甚麼，竟也『林主席』都茫然不知是誰了。

青川哥哥手藏在胸前，分明偷偷的在指着一個方向，是在我右肩的背後。或許見我猶自錯愕不解，又或許以爲我對國家大事完全無知，隨又附耳過來，噓噓囁囁的與我說明：『這你都不知道？國民政府林森主席啦！』

甚麼不知道？我要跳起來了，急忙轉身來看。我也說不清國家的元首應該是怎樣的排場，怎樣的威風，意想中又當是如何，却見一位我所熟稔的老者，隔着一張賬桌從看似老板的小矮胖雙手裡，接過一方牛皮紙包，想來裡面包的是書了。老者一襲藍布單袍，袖長遮手，一邊肘上掛着叢黑手杖。那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平常顧客從管賬的手上接過買下的書。賬桌上有幾張平放的舊角票，大約就是書錢了。老者笑意的領首說着甚麼，柔而響亮，沒有聽過那樣乾淨透明的聲音，該叫做石磬那種清潤罷，叫人只覺從那似銀似雪的美髯烘托着的、唇廓又是那般明潔異常的口裡，必定是要吐氣如蘭，唇齒馨香的綸音聖言。只是我這偏僻小城

來的孩子，一字一言全都聽它不懂，後來青川哥哥與雲錦姊姊爲此爭論不休，而到底也不知道那是廣東話還是福建話。

老者待要離去，無意間注意到我們三個孩子，藹然而視的走來。或因我最小，老者重將手杖扣到持書的袖腕上，空出手來輕撫我肩，看看我們人手一書，好生歡喜的說：『你們真是好；像這樣愛讀書，會好上加好！』說着還駐足了片刻；這倒讓幼時怕生的我，害羞的低下頭來，可够得仔仔細細瞧足了那長袍底襪下老者的白布襪，和普普通通青市布的雙臉棉鞋。

約是第二天，雲錦姊姊再携我去與緊鄰的國民大會堂同樣宏偉的美術館去看全國畫展。而有那麼巧，三樓上又見到老者也在那裡觀畫，衣裝鞋襪依舊昨日，手上多了一頂雲灰禮帽，前一天戴的是那種軟式的氈帽子。然而不會是前一天那樣容易注意到我們了，老者專心的觀畫，而且好幾位不知是畫家，還是接待人員，前後左右的陪同着，只覺好生遙遠。雖然看畫展，在我尚屬首次開開眼界，又是天生的愛畫，却總似有何牽掛，不時去注視老者的一舉一止；又恨不能讓那些陪同的和觀畫的人們知道，老者和我們姊弟並不是甚麼干係也沒有的；儘管那只不過巧遇在一家書坊裡而已，但那是天下大事呀！你們怎麼可以完全不曉得？想

着倒像是蒙了不白之冤，被人委屈了。小心眼兒裡不由得老在盤算，老者如果今又見到我們，一定分外的歡喜，一定要說……倒要說甚麼呢？——『你們真是好；像這樣愛看畫，會好上加好！……』可是不行，若是這樣說，人家壓根聽不出來就在昨天這個時候，我們才見過老者……一面又心念着適才走過國民大會堂前，仰盡了臉，仰瘦了脖子看那高處，青天行着白雲，那樣鮮烈的五個大字是老者所題，久久不要走開。就在那一刻裡，便已覺着與老者不知有多熟，有多親，真要逢人就告訴他：『林主席是我的！』不管也是你的，也是他的，只要你知道是我的就好。老者真的就是那樣，天生來叫誰見了，都會直覺是他的——不管是他，的甚麼親人，總就是他的。一方面又似懷着多重的心事，躍躍欲試的，巴不得老者一眼掃到我，發誓一定我要與老人家說：『我看到您寫的大字了！』那麼大的字，要多大的筆、多大的硯臺和黑墨啊——定不會用墨汁的；因為跟老者一般年紀，也一般的雪眉銀鬚、布袍布鞋的我家祖父（後來得知祖父與國父同年，同是屬虎，還長林主席一歲），見到我們用上海出品的天然牌洋鐵瓶墨汁，是會罵人的……

畫展場裡，這樣的一心做了二用，看畫反而是其次又其次了。回來樂得甚麼似的與母親稟告此番奇遇，誰知任教金陵神學院的叔父一旁聽了却說，在首都見到林主席，就像見到日

月星辰一樣的尋常，一樣的方便，特別是在書局和古玩鋪子古董店裡。叔父還與我們講了許多林主席的掌故，說林主席平生甚麼嗜好也沒有，唯喜讀書、山林、和玩賞古磁、古書畫，而且無人不知林主席手上盡是做製的贗品。但于林主席，自有其超俗拔塵的境界，在他是理所當然的認定：一則那些古磁古書畫雖屬偽造，但能摹做得那樣逼真亂真，可見也是了不起的藝術才華和功夫，觀賞起來，怡神悅目也並沒有甚麼差別；再者，縱是鑑定專家，也一樣的有看走了眼的時候，一般的哪裡辨別得出真偽，倒是明知爲做製的贗品，反而心裡實在，不會受騙；三則，林主席是出了名的節儉樸素，廉潔自守，決買不起、也決不會巨金去求甚麼價值連城的真品……。

莫說叔父是位牧師教授，又詩文書畫向來都是看家本領的老一代讀書人，說話算數，必都可信；本來老者在我幼年的世界裡，老早就已是孺慕非常的那麼崇高至尊了，叔父也只不過使這形象更爲豐富了而已。而我真的羨慕首都的我這些哥姐和妹妹，他們隨時都可以親仰這位國家元首。

再後來又聽過在蘇州美專讀書的二哥說，林主席在全國聯合畫展中，買畫最多，又買的盡是美專藝專學生的、或不知名的年輕人的作品，因在林主席看來，名家的畫不愁不獲人欣

賞或賣不出去，也無須他來鼓勵，倒是年輕一輩最需要大家來呵護提携；而且標價很低，可以多買一些。

這些傳誦軼聞，都使我在幼年，就于林主席獲致極豐富深邃的相知。在我當然最爲鮮活生動的形象，還是莫過於那兩度的親睹丰采，幸受那樣言簡意深，終生不忘的勗勉，也終生受用之不盡；在我應確是一樁天下大事，以至達人樂道我的福氣和光彩。

然而意有不足，我還是要說說完全的。那樣的巧遇，得見國家至高的元首于一家普普通通的書坊，確是好比遠在天邊的星斗，蓦然間近現眼前，那是有太多的意外叫人驚異的；但除了雖並不會想像過，却總不是想像得到的那麼一無排場，二無威風——連我所見過城廂駐軍的一個旅長出巡，都是前後不知多少揹盒子炮的衛隊跟着呢——此外，眼前的國家元首，也還有許多許多都與我所熟稔的老者不盡相符呢……

這要說說我的家風。我家的長兄嫂和較大的三個姐姐，俱是北伐東路軍第二十六軍政治部的幹部同志，全國統一後多是返鄉辦黨、辦學、辦報和辦地方自治，父親還曾把自家田莊交給大哥的一輩同志試辦過近似今之社區的『新村』。由是大致可知我家的政治氣象與作爲。自幼我便是日常裡出入大哥辦的民衆娛樂社和報館，玩個不夠，國事天下事的興味和知識

，較諸同年齡上下的孩子算是早熟的了，所以五年級就和三幾位同學辦起壁報，叫做『邁進旬報』，教室門旁的牆上釘上自己手工做的三角架雨簷，下懸兩尺寬、三尺長、對開報紙大小的玻璃鏡框，壁報是嵌進去的，十日一換，新聞性很強，西安事變的半個月裡，差不多是三天兩頭就出報一張，新聞都是來自大哥哥報館收錄中央廣播電臺XGOA，夜間十點之後的『紀錄新聞』，連夜填進預留的空白裡，配圖和美工也都是我。當時的風雲人物如義阿戰爭的墨索里尼和阿比西尼亞國王、西班牙內戰的佛朗哥、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溫莎公爵和辛浦森夫人、奉派參加英皇喬治六世加冕特使的孔祥熙、特別是林主席和蔣委員長，其次爲五院院長，最是常常出現在我們旬報的頭二條新聞上，那都是選自我那已經厚厚一整冊的平時摹倣或蒙在上面描下來的像簿，多半都是『朝報』上高龍生的漫畫式速寫像。

我說我于林主席那麼熟稔有親，便因手底下不計其數的畫過他老人家，空心的眉和髭、鵝蛋型金絲眼鏡、大耳垂、唇沿整潔的濶口、鏡框內右是單眼皮、左是雙眼皮、領下颯颯然略現兩縐的銀鬚、馬褂對襟畫至齊肩的第三副鈕扣……如此畫來畫去，課本上但有空白便下筆就是，永遠樂此不疲，真可以是熱極而流，閉上眼來畫都穩保走不了相。

而我所熟稔的與我所親見的國家元首，其間之不盡相符，初時年幼只憑感覺，並無從言

傳，那要從爾後成長的實際體認，積年累月的讀書和閱世來長久印證，方始漸有理會；單說一點：自那時到得今天，也已四十餘度春秋，在我則還不會再見有人既能那樣的安富尊榮的貴氣達于極致，而又平和親民的簡易達于極致。類此的不知多少本當犯冲，却都無不一俱爲老者的高風崇德所大化流行，吉祥協和，而無分在形在象，莫不如是，如老者濃重的粗眉，本當是上則爲兵氣，下則爲殺氣，却唯覺秀氣王氣，溫恭而慈藹；老者身裁只合中等，却令人直感一種不可違背的魁偉強大；老者不笑而自含笑的唇間，却又堅毅皎潔如金如玉；老者三十歲之前，皆不出福州、臺北、嘉義等三地，再後的二十年，也唯上海、江西、閩、粵、與美洲各地奔走革命，俱是方言極僻及外國語文之地，其間于北平尚不及一載，而國語純淨，了無土音……

所有這些不可而可，應都是 國父承傳創發的革命精義之所在，無盡的非常事業本非常理常態所可限。這又當是葉楚傖氏引用中庸之言所撰的墓誌了：『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在我，也還是要讀到古詩八佰歌，才得恍然，『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原是四千多年前，我先民早卽有此大頌了！